



1 5
1301
20



門 15
號 1301
卷 20

昭和十年
二月十四日
購求

唐文拾遺卷之六十九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突厥可汗默啜

默啜骨咄祿可汗之弟天授初骨咄祿死子幼乃自立為可汗開元四年討拔曳固為其殘眾所殺傳首京師

移書

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昌為婚我為此起

兵欲取河北耳 唐會要九十四

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全唐文九百九十九有傳

致長孫無忌書

天子初卽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往並
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

唐會要
九十七

高麗國王王建

全唐文卷一千有傳

喻羣臣詔

朕慮諸道寇賊聞朕初卽位或搆邊患分遣單使重
幣卑辭以示惠示之意

又

平壤古都荒廢雖久基址尙存而荆棘滋茂蕃人遊
獵于其間因而侵掠邊邑爲害大矣宜徙民實之以
固藩屏爲百世之利

待蕃人詔

北蕃之人人面獸心飢來飽去見利忘恥今雖服事
向背無常宜令所過州鎮築館城外待之

定征賦詔

秦封主以民從欲惟事聚斂不遵舊制一頃之田租
稅六碩置驛之戶賦絲三束遂使百姓輟耕廢織流
亡相繼自今租稅征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爲恆例

收百濟令

渠魁既已納款無犯吾赤子存問將士量才任用東國

高麗國王王金堯

金堯字天義麗王建次子晉開運三年立漢隱帝

乾祐二年卒在位凡四年謚曰定宗按五代史作王武

褒獎王式廉詔

式廉三代元勳一邦柱石量吞海岳氣運風雲昨者當先王疾篤之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秉義表節歲寒翊戴眇冲嗣臨軍國尊有奸臣暴逆結構凶頑

志自蕭牆俄興變亂卿玉入火而彌冷松冒雪以轉
肯按劔衝冠忘生狗難凶狂瓦解逆黨伏誅朝綱欲
墜而復興宗社將傾而再整若非公之効死予曷致
於今辰可謂板蕩識誠臣疾風知勁草昔聞斯語今
見其人縱加萬石之封並授九州之牧豈足酬茲勳
績報彼功名今賜匡國翊贊功臣號加大丞崇資將
表予懷以旌不朽匪獨展君臣義分惟望共生死同
期予不食言有如皎日更希予無忘責躬儉已公常
務知足養廉愛育黎元賞罰平中使國祚而天長地
久貽富貴於百子千孫高麗史

庾黔弼

黔弼高麗平州人累官征西大將軍佐王建平新羅
滅百濟數有功卒謚忠節

上高麗王王建書

臣雖負罪在貶聞甄萱侵我海鄉臣已選本島及包
乙島丁壯以充軍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
東國通鑑

崔彥撝

彥撝初名慎之本新羅慶州人少能文年十八游學
入唐賓貢及第四十二始還國拜執事侍郎瑞書院

學士新羅亡高麗王建命為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
官至翰林院令平章事後晉開運元年卒年七十七
謚文英

有唐高麗國海州須彌山廣照寺故教謚真澈

禪師寶月乘空之塔碑銘

昔者肉身菩薩惠可禪師每聞老生談天竺吾師夫
子達摩大師乃總持之林苑不二之川澤也於是遠
賈祖法口梁而又遊化魏朝往尋嵩岳非人不授始
遇大弘因物表心付衣為信猶亦優曇一現洎于五
葉相承其道彌尊不令斷絕格於天鑒元學咸宗殊

見所生信衣斯止是故曹溪爲祖法水長流波口滔
天浩浩猶魯公之政先奉文王康叔之風以尊周室
則知當仁秀出者唯二曰讓曰思寔繁有徒蕃衍無
極承其讓者大寂嗣其思者石頭石頭傳于藥山藥
山傳于雲岩雲岩傳于洞山洞山傳于雲居雲居傳
于大師傳法繼明燦乎本藉且曰大師法諱利嚴俗
姓金氏其先雞林人也考其國史實呈漢之苗遠祖
世道凌夷斯盧多難偶隨萍梗流落熊川父章深愛
雲泉因寓富城之野故大師生於穰泰相表多奇所
以竹馬之年終無^缺年十二往迦邪岬寺投德良法

師懇露所懷求爲師事自此半年之內三藏備探師
謂曰儒室之顏生釋門之歡喜是知後生可畏於子
驗之者矣則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然則母氏
初於有娠夢神僧來寄青蓮永爲徵信則知絕塵合
契懷曰同符中和六年受具足戒於本寺道堅律師
旣而油鉢無傾浮囊不漏葉門記位不唯守夏之勤
草繫懸心甯止終年之懇其後情深問道志在觀口
結瓶下山飛錫公海乾甯三年忽過入浙後崔藝熙
大夫方將西泛侏蹟而西所以高懸雲颿遽超雪浪
不銷數日得抵鄞江於時企聞雲居道膺大師禪門

之法允也不遠千里直詣元闕大師謂曰曾別匪遙再逢何早師對云未曾親侍甯導復來大師默而許之潛愜元契所以服勤六載寒苦彌堅大師謂曰道不遠人人能宏道東山之旨不在他人法之中興唯我與汝吾道東矣念茲在茲師不勞圯上之期潛受法王之印以後嶺南河北巡禮其六宰堵波湖外江西遍參其諸善知識遂乃北遊恆岱無處不遊南抵衡廬無山不抵謁諸侯而獻刺投列國以觀風四遠參尋遍於吳漢迺於天祐八年乘查巨窟達於羅州之會津此際大師一自維舟偏宜捨筏珍重屏翳灑

迤東征爰有金海府知軍府事蘇公律熙選勝光山仍修堂宇傾誠願海請住煙霞桃李無言稻麻成列一栖真境四換周星大師雖心愛禪林遁世無悶而地連賊窟圖身莫安所以亂邦不居於是乎在十二年途出沙火得到遵岑永同郡南靈覺山北尊謀駐足乍此踟躕緇素聞風歸心者眾矣今上聞大師道高天下聲蓋海東想對龍頤頻飛鶴版大師謂眾曰居於率土者敢拒綸音儻遂朝天者須霑顧問付囑之故吾將赴都所以便逐皇口來儀帝壤上重光大業仰止高山所以修膏黍興請停慈蓋粵以明年二

月中特遣前侍中權說太相樸守文迎入舍邨內院
虔請住持無何迺飭藥宮高敷蓮座待以師資之禮
恭披鑽仰之儀猶如西域摩騰先陟漢皇之殿康居
僧會始昇吳主之車遂以塵尾發揮龍顏欣悅其於
瞻仰偏動宸襟此時魚水增歡不可同年而語哉他
時乘閑之夕略詣禪扉問曰弟子恭對慈顏直申素
懇今則國讐稍擾隣敵交侵猶似楚漢相持雄雌未
決至於三紀常備二凶雖切好生漸深相殺寡人曾
蒙佛誠暗發慈心恐遺玩寇之愆仍致危身之禍大
師不辭萬里來化三韓救蕪崑崗昌言有待對曰夫

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
各異雖行軍旅且愍黎元何則王者以四海爲家萬
民爲子不殺無辜之輩焉論有罪之徒所以諸善奉
行是爲弘濟上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預懼
闔摩至如大師所言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所以救其
死罪時緩虔劉憐我生靈出於塗炭此則大師之化
也其後大師自栖京輦頻改歲時每以注目山川欲
擇終焉之地隱霧之志懇到聞口天上上莫阻道情
潛憂生別思惟良久久乃許焉大師臨別之間特披
悲感云仁王宏誓護法爲心遙垂外護之恩永蓄蒼

生之福所以長興三年下教於開京西北海州之陽
遠擇靈峰爲構精舍寺名廣照請以居之是日大師
略領門徒就栖院宇學杯盈室禪客滿堂若融歸北
海之居疑惠結東林之社所以誨人不勅如鏡忘疲
其眾如麻其門如市然則不資分衛唯免在陳此乃
官庄則分錫三庄供事則具頌四事况復近從當郡
傍及隣州咸發深心並修淨行則知花惟薝蔔如投
寶樹之園林是梅檀似赴菴蘿之會大師先來於踏
地備自餘山師至魂交神來頂謁獻粢輸玉泉之供
披誠指廬阜之居其爲神理歸依皆如此類大師謂

眾曰今歲法緣當盡口徑他方吾與大王曩有因緣
今當際會須爲面訣以副心期便挈山裝旅臻輦下
此時上躔驅龍旆問罪馬津大師病甚虛羸任特不
得詣螭頭留語入雞足有期豈惟昔在竺乾迦葉別
闍王之憾曾於華夏伯陽辭闕令之嗟而已矣哉明
日肩輿到五龍山頭使招諸弟子云佛有嚴誠汝曹
勉旃清泰三年八月十七中夜順化於當寺法堂俗
年六十有七僧臘四十有八于時日慘風悲雲愁水
咽門下僧等不勝感慕俱切攀號以其月二十日奉
遷神座於本山口千寺之西嶺去寺三百口雅奉遺

教也士庶闡川香華溢谷送終之盛前古所無者矣
上乃旋在省方忽聞遷化爰切折梁之慟亦增亡鏡
之悲自此特命親官遙申吊祭大師風神天假智惠
日新生知而眾妙會心宿植而元機藏粹所以事惟
善誘譚以微言引彼蒙泉歸於性海其奈山輝川媚
秀氣難逃故始自光山終於口嶺可謂栖遲兩地各
分韞匱之珍戾止三河俱示摩尼之寶者矣傳業弟
子處光道忍貞肫慶崇並昇上足皆保傳心或早率
尼父之悲或堅護卜商之業所憾寶塔雖聳洪銘未
刊然則扣不朽之緣於在家弟子左丞相皇甫悌恭

前王子太相王儒前侍中太相李陟良廣評侍郎鄭
承休俱早調夏鼎常艤殷舟誠仁國之金湯亦法城
之牆塹與昭元大統教訓斷金相應深感法恩請贈
大名以光禪教詔曰可故追謚真澈大師塔名寶月
乘空之壘申命下臣式揚高躅彥撫才慙鷲石學謝
螢光以有限微才記無爲景行杳猶行海難甚緣山
潛測高深莫知涯際爰有門徒元照上人夙傳金口
親奉玉音因趣龜文數臨蝸舍所以得於無得聞所
未聞譬涼月之遊空如猛風之掃靄唯以敷陳厚旨
齊贊成功所冀翠碣披文感國主亡師之憾豐碑相

質嗟門人絕學之愁言莫慎諸直書其事銘曰
禪宗之元代代堂堂人中師子世上法王元關闡闕
覺路津梁遠從天竺來化海邦偉矣吾師生于遼左
何陋之有豈論夷夏冰姿雪膚言說溫雅乘查兮雪
浪中間道兮雲居下命之入室仍以傳心栖遲道樹
偃仰禪林口津近棹忽遇知音便昇金殿欽仰殊深
卜地海壖曹溪接武唯我導師謂之慈父忽歎泥洹
天收法雨贈謚兮感法恩流慈兮光禪宇清泰四年
十月二十日立

有晉高麗中原府故開天山淨土寺教謚法鏡

大師慈鑑之塔碑銘

并序

原夫曉月遐昇照雪於四方之外春風廣被揚塵於
千嶺之旁然則木星著明散發生之元霧青暈迴耀
浮芳序之法雲或浮色疑寒或陽和解凍聚此太平
之美激于離日之暉所以二氣相承三光助化可謂
麗天之影明望所宗此則宏之在言拾此於實嘗試
論之尺壁非寶亡羊則唯貴寸陰宏珠是珍因象則
眞探秋露故知儒風則詩惟三百老教則經乃五千
孔譚仁義之源眇演元虛之理然而雖念忘口敢言
得理此則域中之教方內之譚曷若正覺道成知一

心之可得真如性淨在三際之非殊故知燥慧六通不生不滅疑情三昧無取無行蓋因方便之門猶認秘微之義事情善誘心在真宗然而至道希夷匪稱謂之能鑒元宗杲邈非名言之所鈐於是各守一隅難通三返筌蹄之外慧業所資而又雖渴鹿趣炎謂至清池之畔盲龜游沼猶逢浮水之中則知法本不生因生起見見其可取法則常如然則淨零法雨之滋便清熱惱虔謁微塵之眾俄濟迷流菩提涅槃法甚常往用此莊嚴佛土成就眾度生天人教菩薩方鬼妙用可謂周勤然則昔者如來爲五比丘說三乘

教化緣已畢每以遷儀臨涅槃之時以無上法秘密傳迦葉流布世間日護念勤修無令斷絕自大迦葉得其法眼付屬阿難祖祖相傳心心共保爰有應真菩薩同覺大師惠口中口非人不授至唐承襲者竊惟六人摩傳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其後分而爲二其一曰讓其一曰思其下昭昭此則何述焉泊于像末逾益澆訛大道云喪微言且絕則非探奇上士契理真人何以一匡頽俗再口法輪必有涉進元鄉心行靜處時時出代有其人者焉大師法諱元暉俗姓李氏其先周朝閎德柱史逃榮苦縣

地靈如有猶龍之聖郡鄉天寶昔聞歎鳳之君故言
匪魯司寇無以知之者也遠祖初自聖唐遠征遼左
從軍到此苦役忘歸今爲全州南原人也父諱德順
尤明老易雅好琴詩當白駒棲谷之時是鳴鶴在陰
之處高尚其事素無宦情母傅氏假寐之時須臾得
夢阿姿布施證鳩摩羅馱之祥聖善因緣呈鶴勒夜
舡之瑞歿賢曾爾唯我亦然況又在孕之時十有三
月免懷之際元正伍時以乾符六年孟陬之朔誕生
大師生有聖姿幼無兒戲行惟合掌坐乃趺跏畫塲
堆砂必模像塔分食汲水須給蟲魚然則因觀牛垵

冀游鼇壑潛辭塵世實欲出家聞於二親志切且慊
父母謂曰今思前夢宛若同符始覺曩因猶如合契
汝前佛所度汝亦度之任你東西早登佛位導師慈
父便是其人所以永遂離塵尊山陟嶺東西獲投靈
覺山寺謁深光大師傾蓋如新忻然自得追念東山
之法寶謂得人倍切歡娛甯知昏旭闡揚吾道不在
他人所以仰惟祖宗仍是崇嚴之子猶認先系亦爲
麻谷之孫也足見聖道所傳曹溪爲祖代代相契至
于大師所以來自江西派於海左海隅聖住天下無
雙於是許口探元殷勤學佛不出蓮宇常住草堂大

師實勞我心談不容口後生可畏其德維新自非宿
植善芽生知靈性其孰能至於此乾甯五年受具於
伽邪山寺旣而戒珠更淨油益彌堅修善逝之禪靈
臺不動契文殊之慧照境無口演三藏之文解行相
應闡四分之律勤修兩存所以問詰絕命吐言尊道
口不談俗身猶蘊真然則窮理在三體元含式必能
興仁壽域拯物貼危此時雖聖運三千而難期百六
火辰照地金虎司方此際風聞南在武州此中安處
可能避難修保殘生所以大師與同侶十一人行道
茫茫至于其所果然羣黎翕集所在康甯然則竊承

南海多有招隄實堪駐足不久住於彼處謂云何以
棲遲者爲焉居無何忽遇綠林潛侵元室便爲卻剝
俱煞同行訖次至大師師臨白刃而神色怡然志青
雲而目光瑩尔唯悚懼自若從容魁首觀其風度怡
怡語聲切切投劒羅拜請師事焉至於豺狼革心寇
賊知禮譬如元奘三藏拋西域之爲牲慧忠大師免
南陽之遇禍夫先聖之遭難也如彼我大師之化人
也若斯萬里同風其歸一揆大師其後謂曰終居此
地必滯前程天祐三年獨行汾海等遇乘槎之者請
以俱西以此寓載凌洋達于彼岸邈迤西上行道遲

遲路出東陽經過彭澤遂至九峯山下虔謁道乾大
師廣庭望座膜拜方半大師問曰闍梨頭白對曰元
暉目不知闍梨自己爲什勿不知對曰自己頭不白
追思別汝稍似無多甯期此中更以相遇所喜昇堂觀
奧入室參禪纔留一旬密付心要受茲元契如瀉德
餅若備中和易直之心而得升降周旋之節於義爲
非義於人爲半人恭惟世間出世間皆歸佛性體無
分別俱會一乘所以一托松門十經槐律獨提餅錫
因遠參熒境之幽兮往遊山之秀兮留駐所以天台
仰異地境觀風嶺外擔登虔禮祖師之塔湖南負笈

遠投禪伯之居其後況復北抵幽燕西臻瑯蜀或假
迂諸道或偷路百城以此偶到四明忽逢三島只賫
音信至自東方竊承本國祁山霧收漸海波息皆銷
外難再致中興迺於同光二年來歸舊國國人相慶
歡響動天可謂交趾珠還趙邦璧返唯知優曇一現
摩勒重榮上乃特遣使臣奉迎郊外寵榮之盛冠絕
當時翌日延入九重降於三等虔心鑽仰待以國師
大師披霧之時頻搖塵尾上乃望風之際甚悅龍顏
所以大師語路風流言泉境絕得所無得元之又元
忽聽元譚盡去煩襟之悶仍承雅況終懷瑩慮之規

然則大師曰羣緣體無眾法歸一若靈藥毒草同在林中甘泉淤泥共生泉下能令分別不有迷之上事佛精勤深求親近仍于中州淨土蘭若請以住持大師自此纓涉滄溟每思幽谷捨茲奚適適我願兮於是便挈山裝尋凌漢廣悠悠騫嶺往以居之境地偏佳山泉甚美當州聞風而悅詣者百千大師暫駐慈軒尊鋪禪榻四方來者皆滿茅堂森若稻麻誨之不倦所以先難後獲霧集雲歸大師誘引學流敷陳宗旨理妙詞簡幾深義精六度之龜麟人天之海嶽也爰有佐丞劉權說者殷傳說之流也於國忠臣在家

弟子鑽仰尼父必同顏氏之徒服膺釋迦須並阿難之類特趁禪境敬禮慈顏便申避席之儀深展摠衣之懇其後下國之賢求仁所聚中原之士慕德成羣祇奉儀形者白蓮開於眼界敬聞言說者甘露降□心源然則可謂主僧子天君法兄曰禪林御眾開道入天子之軒寶樹居尊施澆季法王之化者也而又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或問萬行皆空云何故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眾生妄除我苦隨盡更於何處猶覓菩提然則朝廷士流銜命來往路出中府終年幾萬弋之流忙於王事不踐門

闕以爲大羞若及虔謁禪關仰承一盼每聞曉誨如
洗朝饑及其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觀法無本觀心不
生惟最上乘止於中道涼風旣至百實皆成汝能惣
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大師謂大眾
曰曾修香火之因於大王殿下永言付囑虔託王臣
所以老僧忍病趨風貪程就日冀於一訣不在宅求
以此卽上都親申誠懇上答曰漚由國興誠不虛
語實願大師安心道念久護生靈弟子牆塹法城金
湯祇樹大師對曰菩薩宏誓上乘發言護法爲心流
慈是務正應如是今窺聖朝又問修行功用遠近當

殊答曰滴水下巖卽知朝海又問了信相信先曾暗
同爭奈童蒙如何勸發曰兒喉旣閉乳母奚爲夫金
韞於山則山稱寶嶽珠藏於水則水號珍川其道念
茲亦同於此此情何已俱在前言此際宴坐禪牀經
行慧苑演心法元元之語論性根切切之譚然則眞
空無象實際絕言豈惟慧日光沈方感泥洹之早慈
雲色歛忽牽滅度之悲而已矣哉天福六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詰旦告門人曰去留有期來往無住於焉
示化所在如然汝勉旃奉行遺誡不隳宗旨以報吾
恩也未示滅之前夕弟子問和尚欲去付囑何人師

曰鐙鐙自有童子點問彼童子如何示展日星布青天裏於中卽得知言竟坐滅俗年六十有三僧臘四十有一于時雲日慘淒風泉嗚咽山川震動鳥獸悲嘯諸天唱言人無眼目列郡含憾世且空虛天人感傷斷可知矣聖威靈應豈誣也哉弟子闢行等三百餘人號奉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北峯之陽遵像教也臨終之際奉表告辭云老僧不遂素懷永辭聖代矣上乃披覽皇情悼焉乃贈謚曰法鏡大師塔名慈鐙之塔則知尊師之道悼然追遠之儀眩矣於是乎在莫之與京惟大師惟岳降靈哲人生世敷揚釋教

闡示禪宗然則爲物現生憂人宏道貌和言寡饑至飽歸所以心樹花鮮法流水淨月明江闊木落山高故能簷蔔神香醍醐勝味正道無說權機有言由是四方施捨之緣歸於大眾一世有無之屬瞻彼窮人然則可謂問道楞迦尋師印度求深斷臂志切傳心遂使人國歸仁實助帝王之化千門入善偏霑黎庶之心下臣忽捧芝泥令修壘曰臣才非吞鳥學謝聚螢強措菲詞式揚禪德所冀垂于不朽永示無窮國主追哀鳳喙彰亡師之慟門人感慕龜文表絕學之悲銘曰

卷六十九
七
懿歎大覺愍我羣生休飲炎水莫趁化城色則非色
名惟假名知惟真實試是慧明悼哉至□麻谷孫子
具體則圓猶如顏氏道冠憐鷹慈超救蟻□悟真宗
潛傳闕旨紹隆三寶□接四依元情乘運妙用息機
智流激爽心□知歸聞取未聞得其無得法無去來
宗判南北靡見聖心誰尊禪德佛戒恆行師言不忒
心傳靈器道贊聖朝化被羣惑威摧眾妖初從宴坐
屢赴嘉招惟思惟慮匪斲匪雕服煖緹廣食甘禪悅
大君感傷真宰思渴唯喜學人並無中輟

高麗國彌智山菩提寺故教謚大鏡大師元機

之塔碑銘

并序

釋氏之宗其來久矣伽譚日甚聖道天開然則八萬
度門重光三昧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最後涅槃之時
付囑之故獨以法眼授於飲光迦葉奉以周旋別行
於世至於鞠多偏能守護彌闡斯宗旨擊道存不勞
口舌不可以多聞識不可以博達知爰有達摩從此
來儀本求付法惠可傾誠雪立熒以傳心其後法水
東流慈雲普覆由是漕溪之下首出其門者曰讓曰
思思之嗣遷遷之嗣徹徹之嗣晟晟之嗣价价之嗣
膺膺之嗣大師故其補處相懸見諸本藉人能□道

此之謂歟且曰大師法諱麗嚴俗姓金氏其先雞林人也遠祖出於華胄蕃衍王城其後隨宦西征從居藍浦父思義追攀祖德五柳逃名母樸氏嘗以晝眠得其殊夢驚覺而靈光滿室未幾而娠大師焉生而能言弱不好弄年登九歲志切離塵父母不阻所求便令削染往無量壽寺投住宗法師初讀雜華屢經槐柳所貴半年誦百千偈一日敵三十夫廣明元年始具大戒其於守夏草繫如囚然而漸認教宗覺非眞實傾心元境寓目寶林此時西向望嵩嚴山遠聞有善知識忽攜瓶錫潛往依焉廣宗大師始見初來

方聞所志許爲入室數換星霜光啟三年冬大師寂滅其後不遠千里邈迤來行至於靈覺山中虔謁深光和尚是大師師兄長老也早蘊摩戾人中師子以爲崇嚴之嗣學者咸宗然則桃李成蹊其門如市朝三暮四虛往實歸大師師事殷勤服膺數歲由是擲守株之志拋緣木之心挈瓶下山沿其西海乘查之客邂逅相逢託足而西遙凌巨靄珍重夷洲之浪直衝禹穴之煙此時江表假途次於洪府行行西上禮見雲居大師謂曰戲別匪遙相逢於此運斤之際猶喜子來吾師問義不休爲仁由己屢經星紀寒苦彌

卷六十一
堅已抵驪困得認探珠之契仍登鳥徑方諧採玉之符大師雖則觀空豈忘本忽念歸歟之詠潛含暮矣之愁欲別禪尻先陳血懇大師謂曰飛鳴在彼且莫因循所冀敷演真宗以光吾道保持法要知在汝曹可謂龍躍天池鶴歸日域其於來往不失其時以此傳大覺之心佩雲居之印重超鯨水再至鯁岑此時天佑六年七月達于武州之昇平此際捨筏東征抵于月嶽難謀宴坐不奈多虞窺世路以含酸顧人間而飲憾雖攀依水石而漸近煙塵路出奈靈行臻佳境望彌峯而隱霧投小伯以栖霞爰有知基州諸

軍事上國康公萱寶樹欽風禪林慕道竊承大師遠辭危國來到樂郊因傾蓋以祇迎每攝齊而問訊歸依禪德倍感元風知是鳴鶴在陰眾鷄相應白雲扶日佳氣表祥東望之時頻窺靈瑞甯踰數日謹具聞天今上聞大師道冠中華名高兩地遽飛鳳筆徵赴龍墀越一年欵出巖扃來儀玉輦上忽披離日情在下風鑽仰之深異於他等蕭武之尊崇釋教不可同年而語哉中間暫自歸山重修遺址不久特令貴使虔請入朝於是難拒芝泥再昇蘭殿披雲之際奉對龍顏曰國富民安不讓於骨庭之境堯仁舜德唯侔

於華夏之朝上對曰三五之時太平之運寡人虛薄何以當之仍念故山去京猶遠捨菩提寺請以住持此際深感聖恩往而停駕其寺也山川勝美志有終焉所以從善之徒不呼而集誨人不勸善誘孜孜有人問大師酌盡清流時如何師答盡後事作摩生對曰豈同清流者大師乃許之以同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示疾明年二月十七日善化於法堂春秋六十有九僧臘五十于時日慘風悲雲愁水咽天人痛□道俗摧傷况又紺馬騰空青鳥卜地歸寂之瑞前古罕聞上欵聽泥洹潛增慟哭特令吊贈禮重國師

門人僧等以其月十九日共舉靈龕入于□之西隅三百餘步傳業弟子融闡昕政等五百來人恭敘遺德表以上聞謚曰大鏡大師塔名元機之塔噫大師璞玉呈祥渾金演慶志無抵俗言卜由機終身有布衲之名後世欽緼袍之譽遊方施化赴國觀光然則楚問江萍便引童謠之答齊諮海棗方徵國語之訓其爲時所歸依皆如此類也此際他山之石未勒高文所以門徒每度傷心莫窺墮淚所憾泊于入滅首尾十春下臣頃歲幸謁堯堦仍居董堦蓬飄風急桂老霜沈豈期捧瑤檢於□□銘石墳於蓮宇叨因代

斷恐貽傷手之憂實類編苦甘受解頤之誚雖羸窮
故實莫測高深而聊著斯文纔陳梗槩強播柔翰深
愧斐然銘曰

□□立教迦葉傳心東山之法遠羽雞林幾經年代
來抵鼇溥雲居之子雷振法音天福四年歲次己未
四月十五日立



唐文拾遺卷之七十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崔彥撫 二

高麗國溟州普賢山地藏禪院故國師朗圓大

師悟真之塔碑銘

原夫鷲頭巖上世雄開立教之宗雞足山中迦葉表
傳心之旨則知認於三佛知有心王觀空而其道希
夷見性而本源清淨繇是西從天竺東屆海隅至人
則早縮真宗禪伯則曾尋元契驪壑探珠謂傳黃帝
之珠鵲溪□印如得法王之印於是徇虛失實遐劫

而久滯凡間捐妄歸真剝却而俄登佛位大師諱開
清俗姓金氏辰韓雞林人也其先東溟冠族本國宗
枝祖守貞蘭省爲郎柏臺作吏考有車宦遊康郡早
諧避地之心流寓喙鄉終□朝天之志母復寶魂交
之夕忽得休祥神僧欵自空來立於堦下懷裏出木
金雙印示之曰何者要之母氏脈脈無言其僧卽留
金印而去覺後方知有娠因斷暈□肅設仁祠虔修
佛事以大中八年四月十五日誕生大師面如滿月
脣似紅蓮纔有童心靜無兒戲八歲而初爲鼓篋十
年而暗效橫經甘羅入仕之年□窮儒典子晉昇仙

之歲才冠孔門此時特啟所天懇求入道謂曰潛思
前夢宛若同符愛而許之難拒先度是以卽爲負□
□以擔書旣□浮海之囊遂□□泥之髮尋師於華
嚴山寺問道於正行法師法師知此歸心許令駐足
其於師事備盡素誠志翫雜華求栖祇樹高山仰止
備探鷲嶺之宗學海栖遲勤覽猴池之旨大中末年
受具足戒於康州嚴川寺官壇旣而忍苦尸羅忘勞
草繫傷鴨之慈心愈切護鵝之愍念□深守夏□闌
卻歸本寺再探眾典以導羣迷超懽喜之多聞邁顏
生之好學此時遠聞蓬島中有錦山乘盃而欵涉鼇

波飛錫而尋投鹿苑栖禪之際偶覽藏經披玉軸一
音得金□三昧十缺五正覺之心三歲食松冀證菩
提之果勤參之際忽有老人瞻仰之中翻爲禪客粲
然發玉皓爾垂□謂大師宜亟傍窮途先尋□嶺彼
有乘時大士出世神人悟楞伽寶月之心知印度諸
天□性大師不遠千里行至五臺通曉大師曰來
何暮矣待汝多時因見趨庭便令入室心深求法禮
事師□一栖道樹之旁幾改階莫之序所以始傳心
印常保髻珠不出巖□□栖雲水大師年德皆至耄
期不任極倦誨人無疲□客教禪師事同法□勤接

來徒牛頭添上妙之香塵尾代元譚之柄可謂猶如
洪州大寂地藏□誘□之門有若魯國宣尼子夏代
師資之道者矣文德二年夏大師歸寂和尚墨□增
絕學之悲恆切忘師之憾所以敬修寶塔遽立豐碑
兼以常守松門幾遭草寇詰遮洞裏惟深護法之懷
堅操汀邊志助栖禪之懇爰有當門募法弟子閔規
闕食欽風志慕道情深早侍禪扉頻申勤欵仍捨普
賢山寺請以住持大師對曰深感檀那有緣則住遂
巡庵入便副禪襟廣□邱原遐邇道路又以高修殿
塔迥然門牆來者如雲納之似海深喜吉祥之地慧

月當軒共依功德之林慈雲覆室亦有知當州軍州
事太匡王公荀息鳳毛演慶龍額呈祥趨理窟以探
奇詣禪山而仰異人中師子扣山陰翫月之門天上
騏驎投剡縣栖霞之舍本國景哀大王聞大師德高
天下名重海東憾闕迎門庭中避席仍遣中使崔映
高飛鳳詔遠詣鴛廬請扶王道之危仍表國師之禮
此際太匡齊攜僚佐直赴禪門共陳列賀儀皆羣
黎之慶況後隣州比縣典郡居官冠柱石道
師此時有暫移慈蓋來至郡城州師勤王讚邑人之
奉佛有缺南止觀長流福慧之泉嶺外言歸仰見清

涼之月纔臻舊隱忽患微痾漸危虛潛知去矣以
同光八年秋九月二十四日示滅於普賢山寺法堂
俗年九十有六僧臘七十有二于時山崩海竭地裂
溪枯道俗悲哀人天感慟門人不勝追慕國士徒切
憾嗟其月二十八日號奉色身假繚于當寺西峯石
室去寺三百來步大師功成億劫德值千年神通則
龍樹推口變化則馬鳴讓美故得紹興三寶降伏四
魔道情早冠於鐙蘭心路曾超於安遠所以欲出迷
迭焚慧炬於口衢之畔將超彼岸熾慈航於苦海之
中可謂智慧無尋神心叵量一切之導師生人之先

覺者矣上足弟子神鏡聰靜越晶奩言惠如明然弘
琳禪師等俱栖慧苑共守禪局思法乳以年深想慈
顏而□遠切恐鯨池灰起先憂陵谷之遷鯨海塵飛
忽憾歲年之往所冀記大師之言說遠示無窮流吾
道之祖宗傳於不朽由是門徒抗表頻扣金門眾懇
聞天達於玉宸今上聖文世出神武天□三驅而克
定三韓一舉而齊成一統今則高懸金鏡普照青邱
所以振恤黎民已致中興之運歸像釋氏皆披外護
之恩以此錫謚曰朗圓大師塔名悟真之塔申命下
臣式揚高躅彥爲詞林末學繁苑微臣叨奉綸言仰

銘禪德譚劉琨之山高海闊盧湛馬知美郭泰之龍
聖龜神蔡邕不愧重宣前義乃作銘云

奧哉正覺利見迦維傳心鷲嶺立教猴池爰有至人
生于海裔□山尊師讚傳元契賢岫□眾顯示真宗
高懸法鏡迴掛洪鐘方忻宴坐忽歎歸滅日慘雲愁
天翻地裂大君悲咽門下感傷鐙傳□巘塔聳雲崗
天福五年七月三十日立

晉高麗先覺大師遍光靈塔碑

蓋佛陀出世鷲嶺開利物之門迦葉□□雞足闔歸
全之□□□□軋去聖身毒懷仁傷鶴樹之昇遐埃

龍華之□□□悵□□□隱其風漸衰豈謂祖祖傳
 心當具體而微之侶師師接踵有高山仰止之流至
 於圓覺深仁遠居南海大宏願德曾□□山□□之
 心諧於郢匠一蓮啟處六葉重光門徒□上之□□
 □在雲居之□人能弘道保□祖宗惟我大師則其
 人也大師法諱迥微俗姓崔氏其先博陵冠蓋雄府
 棟梁奉使雞林流恩□郡所以棲心雲水寓跡海壖
 今爲武州□□人□□□權早閑莊老□愛琴書私
 □□招隱之篇蕭寺□空門之友母金氏魂交之夕
 忽得休徵見胡僧入房擎玉案爲寄歎焉驚覺尋報

藁砧答云必生懷寶之兒先告弄璋之慶□後□□
 室□每有燈輝之□□子之□□證定光之瑞以咸
 通五年四月十日誕生大師生有殊相幼無雜交洎
 乎志學之年潛蘊辭家之念此時忽垂雙淚虔告二
 親曰切欲去塵投其□□父母□□□志惟許缺五
 爲山莫恆□□遂乃斜登歧□直詣寶林謁體鑑禪
 師禪師法盾相承陳田子孫也和尙雖云一見便□
 □之□□昔別稍遙今來何暮許□□室□□□茲
 敬□禪宗缺八傾油鉢□□於救蟻沙彌勤苦增勞
 不離左右至於中和二年受具戒於華嚴寺官壇大

師缺六字 安坐白虹之氣來覆法堂是 缺十道知在
□人戒珠敢虧草係之心尤保尸羅之律及其夏日
往度□山禮見融堅長□□今□□僧陳缺五何□
上追思北海之中所以□□論傳中霄□□長缺九
黃□□法盃雲□披雲藥山采藥老僧恨不隨他西
笑問徑上游祖塔於曹溪缺十莎莫以因循時不待
人曷維其已門屬遠從凶象□□珠缺十鏡于青丘
之畔泊于大順二年春首忽遇入缺十朝使車託足
而西達于彼岸維舟鏡水指路鍾□企□□道膺
大師先佛缺十之兆寶公付囑之心行道遲遲遠經

缺十二字 大師若披皇覺大師謂曰吾子歸矣早知汝來
□□日升堂□其□□所喜者□□室家之美□□
禪教之宗由是觀與幽局探玄理參尋缺二十豈惟
迦維演阿難之獨步釋門闕里談經顏子之□□□
室而已矣哉景福三年覃州節帥馬公□節度副使
金公覓聞風欽仰拂霧敬缺十請□□居其為時所
瞻依皆如此類也迺於天祐二年缺十此時知州□
□王公池本籍承大師纔諧捨筏已抵平津□地□
之攀缺十慈□每以趨塵如窺慧日常于四事遠假
天廚實展缺五仍以缺四無為岬寺請以住持大師

惟命是聽徙居靈境此寺也林泉缺十地然則重修

基址八換星霜來者如雲納之似海缺五此時缺五

於□□年亂甚於曹劉之代上無聖主猶鋪猖聚

之徒下□□事莫□□之難缺七如□四海沸騰

三韓騷擾至九年八月前王永平北缺十舳舻親驅

軍駕此時羅歸命屯軍于浦嶼之旁武府逆鱗動眾

於郊畿之缺一大王聞大師近從吳越新到秦韓匿

牟尼於海隅藏□□於缺五飛丹詔遽屈道竿大師

捧到奔波趨風猛浪親窺虎翼暗縮龍頭僧□□鑄

吳□轉明之缺四無以加也其後班師之際持請同

歸信宿之間臻于彼岸遂缺十供給之資出于內庫

所恨羣□伏眾病莫除唯奉法以栖真缺六今□禍

者缺四枉殺無辜而乃遭艱者填其雲屯同歸有罪

然則□□道□敢悛□□之□□仁慈寧止赫連

之暴况又永言移國唯喝喚人□謂多缺四信以十

缺六日大王驟飛鳳筆令赴龍庭冀聞絕跡之譚猶

□□言之理大師服缺四主上鶚立當軒難測端倪

失於舉措豈思就日玄高之復□□君無缺七遭偽

□是□謂業對將至因緣靡逃兼崔皓懷缺八大

師曰吾師人間慈父世上導師何有存非不無彼此

大師方知禍急凶遲危缺七 嬰呂僕之謀仁者懷恩

盜厠商字之惡然而壹言不納遷字以加捨字之時

世字緣俗年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五于時川池

忽竭日月無光導俗吞聲人天變色字誨秦原缺七

之字漢室龍興當今居尊之際謂羣臣曰竊惟故

大師道字十地德字遠出字方來儀樂土寡

人早披瞻仰恭字歸依顧思有得之緣常切亡師之

痛仍於兩泣實字追字俾修字至明年

三月日遂召門弟子開俊化白等日字昭此山也山岡勝美地脈平安宜為置冢之崛必

尊宗之祐可師等與字且字修山寺等造石塔

者至其日月先起仁祠便成高塔塔成師等號奉身

遷葬於所建之冢詔曰式旌禪德宜賜嘉名賜謚為

先覺大師塔名為遍光靈塔仍賜其寺額勅號太安

追遠之榮缺四之字下臣謬因宦學叨字樞機

辭潤色於仙才謝知言於哲匠先是王室獻賦金榜

題名何期降紫泥於華門銘黃絹于蓮宇所冀強搖

柔翰申大君崇法之由聊著鮮文慰門下送終之懇

銘曰 粵哉靈境字禪字為字道情是兵卽色非色

惟名假名雖云方便祇為眾生爰有僧英□□禪伯
能使魔軍克歸□□雨中稻麻霜後松柏須拜昌言
難欺雅□動惟佛事翻被人□真衰俗成法弱缺六
令終道光無□遺跡師舊芳□德于茲傳□□不朽
神足傷心缺四塔缺八劫頻移天長地久開運三年
歲次丙午五月庚寅朔二十九日戊午立

孫紹

紹高麗人官本國大相守禮賓令元鳳令兼知制誥
上柱國

唐高麗大安寺廣慈禪師碑銘

若夫擎虛發響苟應就悟之能取實藏聲豈是處迷
之術門縱闊而不可得進□雖明而難以獲逾至理
在中守株者無定見□真宗□外窺管者莫以缺四
生之法器是以運開一千里子始遇聖明麻周五萬
星霜再逢賢哲或□□而□出或蘊□以挺生自
古既稀至今為貴□全□□即缺七大師法諱允多
字法性京師人也其祖考等皆族盛簪綴以傳孝義
家記而□□寵缺四耳□聞之其妣朴氏受性溫和
為人真潔自幼□□於俗□長□□勤修佛事迨其岳
降分晚等閑由孝感而易為若霜□之疾是以咸通

五年四月五日誕生大師初放蓬萊之日雙柱絕倫
 將辟襁褓之年三亭轉□□遊而□定有方禮度而
 顛沛無墜扇枕之令譽早表鄉閭追灰之捷詞夙馳
 遐邇春秋材當八歲有志三歸遽告二親願別蝸門
 要投禪教□父母□為□□前猶足紫紵未能允許
 大師潛然日出家修道利□□無真饒□子之錦衣
 定□山僧之毳衲哀鳴□□至告再三琮認盛情固
 難法□□時一說而□辭步而雲遊四海□駐惟伴
 孤影炎涼倏歷數年□□迴跋涉于遼東迤邐□後
 桐裏參覲和尙□頤相面目顧盼容數日後侍奉上

缺四古語心專石也穿志切泉俄涌道非身外卽佛
字在心宿昔智覺于剎那□□之滯在萬劫如來况論
 為精□則再語為□□□略言汝身好看心□吾缺
字於晝宵綱□心於瞬息不戶不牖是大道不崑不
 □□神缺十法祖□西堂傳於徹徹傳於先師如如
 傳於吾師卽西堂曾孫也大師傳法□於西堂却却
 勞西缺四於缺二十實際本空學無學□宗□□祇
 夜師無師之□必藉□多遂□弄一心者大信一音
 □九□者海水業□多方便為門□野不忘其故却
 歸故山纔經□宵忽有山賊入寺擬劫衣物直到上

方大師還而無墜不動禪座被字大師自字罪缺七

數見此模字既思惟知作夢有一戰場入於殿內

見勿宅邪七字座字是量忍兩字而已睡覺缺四

盥缺八白日狐疑字不料清宵蝶夢成古表有言一

忍得長字哉大師因此永獲安禪久居僧寺缺八黃

波字如而洞達禪源缺四然字門慕義投仁雲趨霧

聚參禪學道虛屈字梗狼煙往字于沙門裨字

終無於王字來字對字神聖大王來時字望主問

代明字安邦撫字之字恐字行脚何妨師缺四九

重大師字僧由成字即佛心是如何大師答曰若

到字設者不留於佛心缺五雖得必得字相今字答

云六祖意不欲字觸道然師語字了道字慧赤字去

也若是戒夫繁托字今祖字大王威齊兩曜講

而字道叶乾坤德秀瞳治民而字無字而又歸

依字具於字抑無禪有用於字義云字古字

大師在日黃州院字王旭郎君遙仰字風樂傳尺牘

比為弟子字猶字之風每展八行之禮仍為檀越

久受保於各效陳雷允字舊分大師至開運字分無

今焚香略今字淹然而逝俗歲八十二僧臘六十

六於是溜流號慟嘆津梁之已壞字咨嗟字法字

□□永□至於□潺湲澗水變作衰□□年悅目之
 靈巖山雲皆成慘色感動蠢植毫楮焉周遂以其時
 □止論□伏乞從許樹豐碑者爰命微臣延揚禪化
 □才非七步學昧五車□哉開士子達真筌法門杳
 杳至理元元化符海外道冠日邊雲歸深洞月落澄
 淵波瀾□□平等缺十雞山下光德二年歲次庚戌
 十月十五日

李靈幹

靈幹高麗人事蹟無考

高麗三川寺大智國師碑

高殘智國而殘兆爻殘傾缺質缺嚮若缺宰頁殘深

愜缺須才遂缺夕管摘華缺皮皆實殘且缺后殘

碑陰記

上缺麗國大茲殘寺缺勇殘真卽覺悟缺古抄箕揚不

二缺罔記海墨難書缺人也高曾已來缺於郡邑天

福七缺毀齒言欲殘咸缺投寶缺或壯飾缺中缺勿

刑殘化缺衰之一缺救蟻護州缺族將一缺宗之

幽缺込長者缺目殘覺樹缺元缺芄殘卜之亭殘金

又缺大行六夕殘

闕名

有晉高麗國踊巖山五龍寺故王師教謚法鏡

大師普照慧光之塔碑銘 并序

蓋聞鷲嶺開宗標立教無爲之化雞山入定止傳心
有待之風或先□微言或始□善□所以別行法眼深
□全軀無非□□仰呈雪立之誠唯知道存方駐雲
遊之志所以英靈間出□□相承其道日新適 缺下
人 缺也 缺有人大師法諱慶猷俗姓張氏其先南陽
冠族大漢宗枝□祖偶□鯨波來栖兔郡父□榮□
知禮□侍□詩□老□道□守道奉公終身從事母
孟氏嘗於假寐忽得禎祥驚覺之時□知有娠常□

淨人便斷葷宰以咸通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誕生 四缺

字 字之年五行俱下子晉昇仙之歲三剋便成其後志

切離塵心求□□而□□父母□□宗師二親囑曰

莫以因□苦□以此□歸寂滅冢子□宗長老部署

門徒不出松門頻經槐律此際大師年纔十五志冠

□所願令削染許於入室猶騰迎門光啟四年受具

於近度寺靈宗律師□瑩戒徒□□歸室問一知十

德成教尊然則 缺兔之時所以挈瓶出門飛錫遵路

所 缺因待朝天之使偶逢泛葉之時西南得朋□适

□過大師虔陳素 缺湯 缺遄達西津此時華亭繫舟

桂苑每徑望東林之佳境瞻北渚之樂郊企間雲

道膺和尚道冠 功高 逝 缺 人 缺 迥微麗

嚴利嚴共海東謂之四無畏大士也和尙日間言識

士見面知人萬里同十年一遇所以四海賢情深

遐席缺切缺以後缺答之契暗詣目擊之符於

是潛付慈鑑密傳法要遂曰吾道衰矣慶猷一人起

子者商於是乎在所謂廣宏佛道何之之遐濟

禪力何假他心觀此門本離文字每思心境終

拂客塵愆彼偏方迷於得理好佩雲之印期日

域之流是則真宰人勞止忘其周應返魯

於天祐年七月達于武州之會津此時兵戎滿地

賊寇滔天式鍾所尸四郊愚大師來藏穴遠

近煙逢衝水媚當大溟暎月之玉透山輝

是深洞聞風之處先王直從北發專重南征地

行逃天者少待老草介詣祥戶奉令大師歛

聆帝命甯滯王程及其方到柳營便邀蘭殿留連再

三付囑重疊寮人迴德旆鳳儀大師難三

輿繪則觀藏經仍窺僧史宋武平做覺賢遂附

鳳之誠隋史省方法膺從龍之一心重灑千載

同待豈期神傾以始墜子凶翻刻忠貞之

卷七 七

佐凌夷之漸實冠夏殷此時共憾獨夫潛思明立無
 何羣凶竟起是秦□鹿死之三大□皆銷唯漠室龍
 □之施今上西鍾定議北極居尊懸聖日於棗津掃
 □塵於□海忽聞大師之窺惠日聽元風□浪垂杯
 中華問道上乃□以達□尤深量海而欽承愈切每
 迴稽首恭申捨瑟之儀常以鞠躬猥□摠衣之禮所
 以屢祈警誡更切□依□以王師助君臨之□子太
 弟太匡王信便取摩納袈裟弋領鑰石盞盂一口上
 乃登時適捧跪獻大師然則敬佛之心尊師之道元
 親奉僧祠之月人間缺為缺如斯之盛者也然則栖

遲柰菀冥坐蓮□來者如雲納之似海稻麻有列猶
 如長者之園桃李成蹊亦若他人之市貞明□□三
 月□子缺仍聳刀戰之聲則是來迎之騎示滅于日
 月寺法堂俗年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三于時天昏
 地裂霧□雲愁山禽悲嘯野□懷至明年正月十九
 日遷神座於踊巖山之東峯去寺三百來步惟大師
 天資心氣岳降英靈深□而眾缺四魔冠薰修於三
 覺超應化於尊如況又曾聽玉音夙傳金口可謂禪
 山蘊缺資缺之風缺之缺奉聖心恭承汲引之善正
 受流傳之旨上迺仍飛丹詔以慰門人曰懿彼□法

□爲一國□父今則訓用報法恩正當追福之辰宜
舉易名之典乃賜謚曰法鏡塔名普照慧光申命下
臣式楊□烈缺而不缺率缺音缺奠莫尋荆岫之高
所以聊缺期文雖集慶缺之缺直書其□憾非雅麗
之工其詞曰

傳矣吾龜氏堂堂到處春可畏囊中寶唯知席上珍
倬哉元□立生我海東濱缺曹溪缺祖塔缺日缺君
王重捨瑟宰輔屢書紳學徒探法□來者結良因宴
坐方江日泥洹忽傷缺寶外缺天福九年歲甲辰五
月壬申朔十九日戊子立

成忠

忠前百濟時官佐平王義慈淫樂忠極諫王怒囚之
不食死獄中

獄中上書

忠臣死不忘君願一言而死臣嘗觀時察變必有兵
革之事凡用兵必審擇地勢處上流以應敵可以保
全敵兵若來使陸不過炭峴水不入白江據險隘禦
之然後可也東國通鑑

福信

福信前百濟宗室爵佐平百濟亡起兵立故王子扶

餘豐爲王自稱霜岑將軍

遷避城議

此州柔者遠隔田畝土地磽确非農桑之地是拒戰之場此焉久處民可飢饉今可遷於避城避城者西北帶以古連且徑之水東南據深渥巨堰之防繚以周田決渠降雨華實之毛則三韓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則二儀之隩區矣雖曰地卑豈不遷歟

日本書紀卷二十七

觀勒

百濟僧事蹟無考

上日本王請赦僧尼奏

夫佛法自西國至于漢經三百歲乃傳之至於百濟國而僅一百年矣然我王聞日本天皇之賢哲而貢上佛像及內典未滿百歲故當今時以僧尼未習法律輒犯惡逆是以諸僧尼惶懼以不知所如仰願其除惡逆者以外僧悉赦而勿罪是大功德也

日本書紀

後百濟王子神劔

神劔甄萱子幽其父于金山佛宇自稱王甄萱降高麗高麗兵討滅之

赦境內教

如意特蒙寵愛惠帝得以爲君建成濫處元良太宗

作而卽位天命不易神器有歸恭惟大王神武超倫
英謀冠古生丁衰季自任經綸徇地三韓復邦百濟
廓清塗炭而黎元安集鼓舞風雷而邇遐駿奔功業
幾於重興智慮忽其一失幼子鐘愛奸臣弄權導大
君於晉惠之昏陷慈父於獻公之惑擬以大寶授之
頑童所幸者上帝降衷君子改過命我元子尹茲一
邦顧非震長之才豈有臨君之智兢兢慄慄若蹈冰
淵宜推不次之恩以示惟新之政

東國通鑑

鐵勒諸部十一姓

鐵勒本匈奴別種貞觀二十年旣破延陀太宗幸靈

州鐵勒迴鶻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丹
奚渾斛薩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貢降璽書勞其酋長

乞置漢官奏

延陀可汗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人
自死敗部落烏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所分地不能逐
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漢官司養育奴等

唐會要
卷一百

其縣豈獨朕不賢耶大臣亦不忠是後葉之惡名則
不聽日本書紀

檢校僧尼詔

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誨俗人故自今已後任僧正僧
都仍應檢校僧尼同上

遺詔

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太飢其爲朕興陵以勿厚葬便
宜葬于竹田皇子之陵同上

賜鞍作烏大仁位勅

朕欲興隆內典方將建佛刹肇求舍利時汝祖父司

馬達等便獻舍利又於國無僧尼於是汝父多須那
爲橋豐日天皇出家恭敬佛法又汝姨鳴女初出家
爲諸尼導者以修行釋教今朕爲造丈六佛以求好
佛像汝之所獻佛本則合朕心又造佛像旣訖不得
入堂諸工人不能計以將破堂戶然汝不破戶而得
入此皆汝之功也卽賜大仁位因以給近江國坂田
郡水田二十町焉同上

祭祀神祇勅

朕聞之曩者我皇祖天皇等宰世也跼天躋地敦禮
神祇周祠山川幽通乾坤是以陰陽開和造化共調

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有怠乎故羣臣爲竭心宜并神祇同上

推問僧尼勅

夫出家者賴歸三寶具懷戒法何無懺忌輒犯惡逆今朕聞有僧以歐祖父故悉聚諸寺僧尼以推問之若事實者重罪之同上

與唐帝書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同上

日本國王孝德

孝德皇極同母弟貞觀十九年皇極讓位即天皇位改元三大化白雉常邕在位十年

薄葬詔

朕聞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爲墓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衿足以朽完而已故吾營此正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藟靈之義棺漆際會奠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押諸愚俗所爲也日本

書紀二
十五

禁厚葬及強祓除詔

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廼者我民貧絕專由營墓爰陳其制尊卑使別夫王以上之墓者其內長九尺濶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有轎車上臣之墓其內長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五尋高二尋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亦准於上大仁小仁之墓者其外長九尺高濶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使訖大禮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皆准大仁役五十人一日使訖凡王以下小智以上

之墓者宜用小石其帷帳等宜用白布庶人亡時收埋於地其帷帳等可用鹿布一日莫停凡王以下及至庶民不得營殯凡自畿內及諸國等宜定一所而使收埋不得汙穢散埋處處凡人死亡之時若經自殉或絞人殉及強殉亡人之馬或爲亡人藏寶於墓或爲亡人斷髮刺股而誅如此舊俗一皆悉斷或本藏金銀錦綾五綵又曰凡自諸臣及至于民不得用金銀縱有違詔犯所禁者必罪其族復有見言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都無正語正見巧詐者多有奴婢欺主貧困自託勢家求活勢家仍強留買不送本主者多復有妻妾

爲夫被放之日經年之後適他恒理而此前夫三四
年後貪求後夫財物爲已利者甚衆復有恃勢之男
浪要他女而未納際女自適人其浪要者嗔求兩家
財物爲已利者甚衆復有亡夫婦若經十年及二十
年適人爲婦并未嫁之女始適人時於是妬斯夫婦
使被除多復有爲妻被嫌離者特由慙愧所惱強爲
事瑕之婢復有屢嫌已姦他好向官司請決假使得
明三證而俱顯陳然後可諮誰知浪訴復有被役邊
畔民事了還鄉之日忽然得疾臥死路頭於是路頭
之家乃謂之曰何故使人死於余路困留死者友伴

強使被除由是兄雖臥死於路其弟不收者多復有
百姓溺死於河逢者乃謂之曰何故於我使遇溺人
困留溺者友伴強使被除由是兄雖溺死於河其弟
不救者衆復有被役之民路頭炊飯於是路頭之家
乃謂之曰何故任情炊飯余路強使被除復有百姓
就他借甌炊飯其甌觸物而覆於是甌主乃使被除
如是等類愚俗所染今悉除斷勿使復爲復有百姓
臨向京日恐所乘馬疲瘦不行以布二尋麻二束送
參河尾張兩國之人雇令養飼乃入于京於還鄉日
送餼一口而參河人等不能養飼翻令疲死若是細

馬卽生貪愛工作謾語言被偷失若是牝馬孕於己家便使被除遂奪其馬飛聞若是故今立制凡養馬於路傍國者將被雇人審告村首首長也方授訓物其還鄉日不須更報如致疲損不合得物縱違斯詔將科重罪罷市司要路津濟渡予之調賦給與田地凡始畿內及四方國當農作月早務營田不合使喫美物與酒宜差清廉使者告於畿內其四方諸國國造等宜擇善使依詔催勸同上

罷品部詔

原夫天地陰陽不使四時相亂惟此天地生乎萬物

萬物之內人是最靈最靈之間聖爲人主見以聖主天皇則天御寓思人獲所暫不廢習而始王之名名臣連伴造國造分其品部別彼名名復以其民品部交雜使居國縣遂使父子易姓兄弟異宗夫婦更互殊名一家五分六割由是爭競之訟盈國宛朝終不見治相亂彌盛粵以始於今之御寓天皇及臣連等所有品部宜悉皆罷爲國家民其假借王名爲伴造其襲據祖名爲臣連斯等深不悟情忽聞若是所宜當思祖名所借滅由是預宣使聽知朕所懷王者之兒相續御寓信知時帝與祖皇名不可見忌於世而

以王名輕掛川野呼名百姓誠可畏焉凡王者之號將隨日月遠流祖子之名可共天地長往如是思故宣之始於祖子奉仕卿大夫臣連伴造氏氏人等或云名名咸可聽聞今以汝等使仕狀者改去舊職新設百官及著位階以官位敘今發遣國司并彼國造可以奉聞去年付於朝集之政者隨前處分以收數田均給於民勿生彼我凡給田者其百姓家近接於田必先於近如此奉宣凡調賦者可收男身調凡仕丁者每五十戶一人宜觀國國壇堺或書或圖持奉示國縣之名來時將定國國可築堤地可穿溝所可

墾田間均給使造當聞解此所宣同上

賜庸調詔

惟神惟神者謂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我子應治故寄是以與天地之初君臨之國也自始治國皇祖之時天下大同都無彼此者也既而頃者始於神名天皇名名或別為臣連之氏或別為造等之色由是率土民心固執彼此深生我汝各守名名又拙弱臣連伴造國造以彼為姓神名王名逐自心之所歸妄付前前處處前前猶謂也人人爰以神名王名為人賂物之故入他奴婢穢汗清名遂即民心不整國政難治是故今者隨在天神

屬可治平之運使悟斯等而治國治民是先是後今日明日次而續詔然素賴天皇聖化而習舊俗之民未詔之間必當難待故始於皇子羣臣及諸百姓將賜庸調上同

罷穿瀆詔

妄聽比羅夫所詐而空穿瀆朕之過也即日罷役上同

白雉見詔

聖王出世治天下時天則應之示其祥瑞曩者西土之君周成王世與漢明帝時白雉爰見我日本國譽田天皇之世白鳥操宮大鷦鷯帝之時龍馬西見是

以自古迄今祥瑞時見以應有德其類多矣所謂鳳凰麒麟白雉白鳥若斯鳥獸及于草木有符應者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也夫明聖之君獲斯祥瑞適其宜也朕惟虛薄何以享斯蓋此專由扶翼公卿臣連伴造國造等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是故始於公卿及百官等以清白意敬奉神祇並受休祥令榮天下上同

改元白雉詔

四方諸國郡等由天委付之故朕總臨而御寓今我親神祖之所知穴戶國中有此嘉瑞所以大赦天下

改元白雉仍禁放鷹於穴戶境賜公卿大夫以下至于令史各有差同上

勅國司詔

隨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將修萬國凡國家所有公民大小所領人衆汝等之任皆作戶籍及按田畝其蘭池水陸之利與百姓俱又國司等在國不得判罪不得取他貨賂令致民於貧苦上京之時不得多從百姓於已唯得使從國造郡領但以公事往來之時得騎部內之馬得滄部內之飯介以上奉法必須哀賞違法當降爵位判官以下取他貨賂二倍徵之遂

以輕重科罪其長官從者九人次官從者七人主典從者五人若違限外將者主與所從之人並當科罪若有求名之人元非國造伴造縣稻置而輒詐訴言自我祖時領此官家治是郡縣汝等國司不得隨詐便牒於朝審得實狀而後可申又於閑曠之所起造兵庫收聚國郡刀甲弓矢邊國近與蝦蟇接境處者可盡數集其兵而猶假本主其於倭國六縣被遣使者宜造戶籍并按田畝汝等國司可明聽退同上

設鐘匱詔

若憂訴之人有伴造者其伴造先勘當而奏有尊長

者其尊長先勘當而奏若其伴造尊長不審所訴收
牒納匱以其罪罪之其收牒者昧旦執牒奏於內裏
朕題年月便示羣卿或懈怠不理或阿黨有曲訴者
可以撞鍾由是懸鍾置匱於朝天下之民咸知朕意
又男女之法者良男良女共所生子配其父若良男
娶婢所生子配其母若良女嫁奴所生子配其父若
兩家奴婢所生子配其母若寺家仕丁之子者如良
人法若別入奴婢者如奴婢法今克見人爲制之始
上同

聚僧尼詔

於磯城鳴宮御宇天皇十三年中百濟明王奉傳佛
法於我大倭是時群臣俱不欲傳而蘇我稻目宿祢
獨信其法天皇乃詔稻目宿祢使奉其法於譯語田
宮御宇天皇之世蘇我馬子宿祢追遵考父之風猶
重能仁世之教而餘臣不信此典幾亡天皇詔馬子
宿祢而使奉其法於小墾田宮御宇之世馬子宿祢
奉爲天皇造丈六繡像丈六銅像顯揚佛教恭敬僧
尼朕更復思崇正教光啟大猷故以沙門狛大法師
福亮惠雲常安靈雲惠寺僧旻道登惠隣而爲十師
別以惠妙法師爲百濟寺寺主此十師等宜能教遵

衆僧修行釋教要使如法凡自天皇至于伴造所造之寺不能營者朕皆助作同上

錄民元數詔

自古以降每天皇時置標代民垂名於後其臣連等伴造國造各置己民恣情驅使又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爲己財爭戰不已或者兼并數萬頃田或者全無容針少地及進調賦時其臣連伴造等先自收斂然後分進脩治宮殿築造園陵各率己民隨事而作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害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爲私地賣與百姓年索

其價從今以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同上

改新詔一

罷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會及別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處處田莊仍賜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降以布帛賜官人百姓有差大夫所使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同上

改新詔二

初脩京師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片候防人驛馬傳馬及造鈴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長人四坊置令一

人掌按檢戶口督察姦非其坊令取坊內明廉強直
堪時務者宛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強幹者死
若當里坊無人聽於比里坊簡用凡畿內東自名墾
橫河以來南自紀伊兄山以來西自赤石櫛淵以來
北自近江狹狹波合坂山以來爲畿內國凡郡以四
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
小郡其郡司並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爲大領
少領強幹聰敏工書竿者爲主政主帳凡給驛馬傳
馬依皆鈴傳符尅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並長官執
無次官執同上

改新詔三

初造戶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戶爲里每里
置長一人掌按檢戶口課殖農桑禁察非違催馭賦
役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
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
之處隨便量置同上

改新詔四

罷舊賦役而行田之調凡絹絕絲綿並隨鄉土所出
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疋長四丈廣二尺半絕二丈
二町成疋長廣同絹布四丈長同絹絕一町成端綿絲

絢屯諸處不見別收戶別之調一戶皆布一丈二尺凡調副
 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凡官長者中馬每一百戶輸
 一疋若細馬每二百戶輸一疋其買馬直者一戶布
 一丈二尺凡兵者人身輸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者
 改舊每三十戶一人以一人充廝也而每五十戶一人以一人充廝
 廝以充諸司以五十戶充仕丁一人之糧一戶庸布
 一丈二尺庸米五斗凡采女者貢郡少領以上姊妹
 及子女形容端正者從丁一人從女二人以一百戶充采女一
 人糧庸布庸米皆准仕丁同上

幸宮東門詔

明神御宇日本倭根子天皇詔於集侍卿等臣連國
 造伴造及諸姓朕聞明哲之御民者懸鍾於門而觀
 百姓之憂作屋於衢而聽路行之謗離芻蕘之說親
 問為師由是朕前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皆所以廣詢
 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
 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
 弊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望也湯有總術之廷以
 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故聖帝
 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所以懸鍾設匱拜

收表人使憂諫人納表于匱詔收表人每但奏請朕
得奏請仍又示羣卿便使勘當庶無留滯如群卿等
或懈怠不勲或阿黨比周朕復不肯聽諫憂訴之人
當可撞鍾詔已如此既而有民明直心懷國土之風
切諫陳疏納於設置故今顯示集在黎民其表稱緣
奉國政到於京民官官留使於雜役云云朕猶以之
傷測民豈復思至此然遷都未久還似于資由是不
得不使而強役之每念於斯未嘗安寢朕觀此表嘉
歎難休故隨所諫之言罷處處之雜役昔詔曰諫者
題名而不隨詔命者自非求利而將助國不言題不

諫朕廢忌又詔集在國民所訴多在今將解理諦聽
所宣其欲決疑入京朝集者且莫退散聚侍於朝上同
處斷臣下奉法違令詔

集侍羣卿大夫及臣連國造伴造并諸百姓等咸可
聽之夫君於天地之間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要須
臣翼由是代之我皇祖等共卿祖考俱治朕復思
欲蒙神護力共卿等治故前以良家大夫使治東方
八道既而國司之任六人奉法二人違令毀譽各聞
朕便美厥奉法疾斯違令凡將治者若君如臣先當
正己而後正他如不自正何能正人是以不自正者

不擇君臣乃可受殃豈不慎矣汝率而正孰敢不正
今隨前勅而處斷之同上

戒朝集使詔

集侍羣卿大夫及國造伴造并諸百姓等咸可聽之
以去年八月朕親誨曰莫因官勢取公私物可喫部
內之食可騎部內之馬若違所誨次官以上降其爵
位主典以下決其笞杖八已物者倍而徵之詔既若
斯今問朝集使及諸國造等國司至任奉所誨不於
是朝集使等具陳其狀穗積臣昨所犯者於百姓中
每戶求索仍悔還物而不盡與其介富制臣闕名巨勢

臣紫檀二人之過者不正其上云云凡以下官人咸
有過也其巨勢德祿臣所犯者於百姓中每戶求索
仍悔還物而不盡與復取田部之馬其介朴并連押
坂連並闕名二人者不正其上所失而翻共求己利復
取國造之馬臺直須彌初雖諫上而遂俱濁凡以下
官人咸有過也其紀麻利耆拖臣所犯者使人於朝
倉君井上君二人之所而為牽來其馬視之復使朝
倉君作刀復得朝倉君之弓布復以國造所送兵代
之物不明還主妄傳國造復於所任之國被他偷刀
復於倭國被他偷刀是其紀臣其介三輪君大口河

邊臣百依等過也其以下官人河邊臣磯泊丹比深
 目百舌鳥長兄葛城福草難波癩俱毗君伊岐史麻呂丹比犬眼凡是八人等咸有過也其
 阿曇連關所犯者德史有所患時於國造使送官物
 復取湯部之馬其介膳部臣百依所犯者草代之物
 收置於家復取國造之馬而換他馬來河邊臣磐管
 湯麻呂兄弟二人亦有過也大市連關所犯者違於
 前詔曰國司等莫於任所自斷民之所訴輒違斯詔
 自判菟礪人之所訴及中臣德奴事中臣德亦是同
 罪也涯田臣關之過者在於倭國被偷官刀是不謹

也小緣臣丹波臣是拙而無犯並關忌部木菓中臣
 連正月二人亦有過也羽田臣田口臣二人並無過
 也關平羣臣關所犯者三國人所許有而未問以此
 觀之紀麻利耆拖臣巨勢德祿臣穗積咋臣汝等三
 人所怠拙也念斯違詔豈不勞情夫為君臣以牧民
 者自率而正孰敢不直若君或臣不正心者當受其
 罪追悔何及是以凡諸國司隨過輕重考而罰之又
 諸國造違詔送財於己國司遂俱求利恒懷穢惡不
 可不治念雖若是始處新宮將幣諸神屬乎今歲又
 於農月不合使民緣造新宮固不獲已深減二途大

赦天下自今以後國司郡司勉之勗之勿爲放逸宜遣使者諸國流人及獄中囚一皆放捨別鹽屋鱮魚鱮魚此云舉能之盧神社福草朝倉君梶子連三河大伴直蘆四人並此六人奉順天皇朕深讚美厥心宜罷官司處處屯田及吉備嶋皇祖母處處貸稻以其屯田班賜羣臣及伴造等又於脫籍寺入田與山同上

盟羣臣文

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而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二朝若貳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皎如

日月也

同上

日本女主齊明

齊明舒明皇之后永徽六年孝德薨卽位在位七年

救百濟詔

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著自恒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啟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俱前雲會雷動俱集沙喙翦其黥鯢綈彼倒懸宜有司具爲與之以禮

發遣

日本書紀二十六

日本國王天智

卷七十一
天智舒明皇之子母曰齊明龍朔二年齊明崩即天皇位在位十年

問藤原內大臣詔

天道輔仁何乃虛說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須便可以聞日本書紀二十七

日本國王天武

天武天智同母弟咸亨三年天智薨即位在天位十五年改元二白鳳朱鳥

治病全身詔

朕所以讓遁世者獨治病全身永終百年然今不獲

已應兼禍何默亡身耶日本書紀二十八

遣村國連男依等詔

今聞近江朝廷之臣等為朕謀害是以汝等三人急往美濃國告安八磨郡湯沐命多臣品治宣示機要而先發當郡兵仍經國司等差發諸軍急塞不破道朕今發路同上

選簡才能詔

夫初出身者先令仕大舍人然後選簡才能以死當職又婦女者無問有夫無吏及長幼欲進仕者聽矣其考選准宮人之例日本書紀二十九

除部曲詔

甲子年諸氏被給部曲者自今以後除之又親王諸王及諸臣并諸寺等所賜山澤鳴浦林野陂池前後並除焉同上

隨事罪犯詔

羣臣百寮及天下人民莫作諸惡若有犯者隨事罪之同上

諸國貨稅詔

諸國貨稅自今以後明察百姓先知富貧簡定三等乃中戶以下應與貨同上

禁造檻牢詔

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造檻牢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莫置比滿沙伎理梁且莫食牛馬犬猿雞之完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罪之同上

賞惠尺子孫詔

汝惠尺也背私同公不惜身命以遂雄之心勞于大役恒欲慈愛故爾雖既死子孫原賞仍騰外小紫位同上

赦徒罪詔

死刑沒官三流並除一等徒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悉赦之唯既配流不在赦例同

原東漢直等詔

汝等黨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是以從小墾田御世至于近江朝常以謀汝等為事今當朕世將責汝等不可之狀以隨犯應罪然頓不欲絕漢直之氏故降大恩以原之從今以後若有犯者必入不赦之例同

議文武官優劣詔

凡內外交武官每年史以上屬官人等公平而恪勤者議其優劣則定應進階正月上旬以前具記送法

官則法官按定申送大辨官然緣公事以出使之日其非真病及重服輒緣小故而辭者不在進階之例同

拜兄姊以上親詔

凡當正月之節諸王諸臣及百寮者除兄姊以上親及己氏長以外莫拜焉其諸王者雖母非王姓者莫并凡諸臣亦莫并卑母雖非正月節復准此若有犯者隨事罪之同

設細馬詔

諸氏貢女人已未幸泊瀨以宴迹驚淵上先是詔王

卿曰乘馬之外更設細馬隨召出之即自泊瀨還宮之日看群卿備細馬於迹見驛家道頭皆令馳走上同

糾彈暴惡詔

朕聞之近日暴惡者多在巷里是則王卿等之過也或聞異惡者也煩之忍而不治或見惡人也倦之匿以不正其隨見聞以糾彈者豈有暴惡乎是以自今以後無煩倦而上責下過下諫上暴乃國家治焉上同

僧尼養老詔

凡諸僧尼者常住寺內以護三寶然或及老或患病其承臥狹房久苦老病者進止不便淨地亦穢是以

自今以後各就親族及篤信者而立一二舍屋于間處老者養身病者服藥上同

官治諸寺詔

凡諸寺者自今以後除為國大寺二三以外官司莫治唯其有食封者先後限三十年若數年滿三十則除之且以為飛鳥寺不可關於司治然元為大寺而官恒治復嘗有功是以猶入官治之例上同

求言詔

若有利國家寬百姓之術者詣闕親申則詞合於理立為法則上同

改法式詔

朕今更欲定律令改法式故俱修是事然頓就是務
公事有關分人應行上同

親王以下服用詔

親王以下至于庶民諸所服用金銀珠玉紫錦繡綾
及氈褥冠帶并種種雜色之類服用各有差辭具有
詔書上同

收大小角鼓吹等詔

大角小角鼓吹幡旗及弩拋之類不應存私家咸收
于郡家上同

男女結髮詔

自今以後男女悉結髮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結訖之
唯結髮之日亦待勅旨婦女乘馬如男夫其起于是
日也上同

考選族姓詔

凡諸應考選者能檢其族姓及景迹方後考之若雖
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選之色上同

糾彈犯法詔

親王諸王及諸臣至于庶民悉可聽之凡糾彈犯法
者或禁省之中或朝廷之中其於過失發處即隨見

隨聞無匿蔽而糺彈其有犯重者應請則請當捕則捉若對捍以不見捕者起當處兵而捕之當杖色乃杖一百以下節級決之亦犯狀灼然欺言無罪則不伏辨以爭訴者累加其本罪同上

定氏族詔

諸氏人等各定可氏上者而申送亦其眷族多在者則分各定氏上並申送於官司然後斟酌其狀而處分之因兼官判唯因少故而非已族者輒莫附同上

三足雀示羣臣詔

明神御大八州日本根子天皇勅命者諸國司國造

郡司及百姓等諸可聽矣朕初登鴻祚以來天瑞非一二多至之傳聞其天瑞者行政之理協于天道則應之是今當于朕世每年重至一則以懼一則以嘉是以親王諸王及群卿百寮并天下黎民共相歡也乃小建以上給祿各有差因以大辟罪以下皆赦之亦百姓課役並免焉同上

試練馬兵詔

凡政要者軍事也是以文武官諸人務習用兵及乘馬則馬兵并當身裝束之物務具儲足其有馬者為騎士無馬者為步卒並當試練以勿郭於聚會若忤

詔旨有不便馬兵亦裝束有闕者親王以下逮于諸臣並罰之大山位以下者可罰罰之可杖杖之其務習以能得業者若雖死罪則減二等唯恃己才以故犯者不在赦例同上

男女衣服詔

男女並衣服者有襪無襪及結紉長紉任意服之其會集之日著襪衣而著長紉唯男子者有圭冠冠而著括緒禪女年四十以上髮之結不結及乘馬縱橫並任意也別巫祝之類不在結髮之例同上
作八色之姓詔

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日真人二日朝臣三日宿祿四日忌寸五日道師六日臣七日連八日稻置同上

免貧乏貨財詔

天下百姓由貧乏而貸稻及貨財者乙酉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不問公私皆免原同上

日本女主持統

持統天智第二女天武之后垂拱三年天武薨臨朝稱制改元二朱鳥太和在位十一年禪于皇子唐書作天武死子摠持立疑為持統之誤

卷十一
三
赦皇子大津從坐詔

皇子大津謀反註誤吏民帳內不得已今皇子大津已滅從者當坐皇子大津者皆赦之但礪杵道作流伊豆

日本書紀卷三十

徙沙門行心詔

新羅沙門行心與皇子大津謀反朕不忍加法徙飛

驛國伽藍

同上

役身不得役利詔

凡負債者自乙酉年以前物莫收利也若既役身者不得役利

同上

准麻呂等出家詔

麻呂等少而閑雅寡欲遂至於此蔬食持戒可隨所請出家修道

同上

與新羅吊使級食金道那詔

太政官卿等奉勅奉宣二年遣田中朝臣法磨等相告大行天皇喪時新羅言新羅奉勅人者元來用蘇判位今將復爾由是法磨等不得奉宣赴告之詔若言前事者在昔難波宮治天下天皇崩時遣巨勢稻持等告喪之日醫食金春秋奉勅而言用蘇判奉勅即違前事也又於近江宮治天下天皇崩時遣一告

卷十一
三
食金薩儒等奉吊而今以級食奉吊亦違前事又新
羅元來奏云我國自日本遠皇祖代並舳不干穢奉
仕之國而今一艘亦乖故典也又奏云自日本遠皇
祖代以清白心仕奉而不惟竭忠宣揚本職而傷清
白詐求幸媚是故調賦與別獻並封以還之然自我
國家遠皇祖代廣慈汝等之德不可絕之故彌勤彌
謹戰戰兢兢修其職任奉遵法度者天朝復益廣慈
耳汝道那等奉斯所勅奉宣汝王同
選定九等詔
百官人及畿內人有位者限六年無位者限七年以

其上日選定九等四等以上者依考仕令以其善最
功能氏姓大小量授冠位其朝服者淨大壹已下廣
貳已上黑紫淨大參已下廣肆已上赤紫正八級赤
紫直八級緋勤八級深綠務八級淺綠追八級深縹
進八級淺縹別淨廣貳已上一富一部之綾羅等種
種聽用淨大參已下直廣肆已上一富二部之綾羅
等種種聽用綺上下通用帶白袴其餘者如常同
賜直廣肆筑紫史益食封詔
直廣肆筑紫史益并筑紫大宰府典以來於今二十
九年矣以清白忠誠不敢怠惰是故賜食封五千戶

絕十五匹絲二十五屯布五十端稻五十束同上

百姓從良詔

若有百姓弟為兄見賣者從良若子為兄母見賣者從賤若准貸倍沒賤者從良其子雖配奴婢所生亦皆從良同上

禁訟言奴婢詔

若氏祖時所免奴婢既除籍者其眷族等不得更訟言我奴婢同上

禁酒詔

此夏陰雨過節懼必傷稼夕惕迄朝憂懼思念厥愆

其令公卿百寮人等禁斷酒完攝心悔過京及畿內諸寺梵眾亦當五日誦經庶有補焉同上

醴泉詔

粵以七年歲次癸巳醴泉漏於近江國益須郡都賀山諸疾病停宿益須寺而療差者眾故入水田四町布六十端原除益須郡今年調役雜徭國司頭至目進位一階賜其初驗醴泉者葛野羽衝百濟土羅羅女人絕二匹布十端歛十口同上

僧七人施封五十戶水田十町又於其寺造七重塔
一區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安置塔中又
造法華滅罪之尼寺并寫妙法蓮華經十部住尼十
人水田十町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而永流擁護之
恩被幽明而恒滿天地神祇共相和順恒將福慶永
護國家開闢已降先帝尊靈長幸珠林同遊寶刹又
願太上天皇太皇后藤原氏皇太子已下親王及大
臣等同資此福俱到彼岸藤原氏先後太政大臣及
皇后先妣從一位櫛氏太夫人之靈識恒奉先帝而
陪遊淨土長願後代而常衛聖朝乃至自古已來至

於今日身爲大臣竭忠奉國者及見在子孫俱因此
福各繼前範堅守君臣之禮長紹父祖之名廣給羣
生通該庶品同辭愛網共出塵籠者今以天平勝寶
五年正月十五日莊嚴已畢仍置塔中伏願前日之
志悉皆成就若有後代聖主賢卿兼成此願乾坤致
福愚君拙臣改替此願神明効訓施封五千戶水田
一萬町以前捧上件物遠限日月窮未來際敬納彼
三寶分依此發願太上天皇沙彌勝滿諸佛擁護法
藥薰質萬病消除壽命延長一切所願皆使滿足令
法久住拔濟羣生天下大地人民快樂法界有情共

成佛道以代代國王爲我等檀越若我寺興複天下
興複若我寺衰弊天下衰弊復誓其後代有不道之
主邪賊之臣若犯若破障而不行者是人必得破辱
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一切賢聖之罪終當隨大地獄
無數劫中永無出離十方一切諸天梵天護塔大善
神王及普天率土有勢威力天神地祇七唐尊靈并
佐命立功大臣將軍靈共起太禍永滅子孫若不犯
觸敬勤行者世世累福終隆子孫共塵城早登覺岸
天平勝寶元年平城宮御宇太上天皇法名勝滿
上宮廐戶豐耳聰太子

上宮太子用明天皇第二子推古天皇元年立爲皇
太子以攝政焉二十九年薨

憲法

一曰以和爲貴無忤爲宗人皆有黨亦達者是以或
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理自
通何事不成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
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
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三曰承詔必謹
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氣得通
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兼

詔必慎不謹自敗四曰郡卿百寮以禮爲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五曰絕饗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于事一日尙爾況乎累歲須治訟者得利爲常見賄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似水投石是以貪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匿人善見惡必匡其諂詐者則爲覆國家之利器爲絕人民之鋒劔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說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無仁於民是

大亂之本也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奸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事無大小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爲官以求人人不求官八曰羣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九曰信是義本每事有信其善惡成敗要在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萬事悉敗十曰絕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

鑑无端是以彼人雖曠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
舉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
在罰執事羣卿宜明賞罰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歛百
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所任官
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歛百姓十三曰諸任官者
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
識其以非與聞勿防公務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嫉
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
勝於己則不悅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之乃令
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十五

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
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
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
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
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十七曰夫事不可獨斷
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速論大事若疑
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日本書紀二十二

中大兄皇子

孝德天皇元年立爲皇太子

獻部口屯倉奏

昔在天皇等世混齊天下而治及逮于今分離失業謂國屬也屬天皇我皇可牧萬民之運天人合應厥政惟新是故慶之尊之頂戴伏奏現為明神御八嶋國天皇問於臣曰其群臣連及伴造國造所有昔在天皇日所置子代入部皇子等私有御名八部皇祖大兄御名入部謂彥人大兄也及其屯倉猶如古代而置以不臣即恭兼所詔奉荅而曰天無雙日國無二王是故兼并天下可使萬民唯天皇耳別以入部及所封民簡充仕丁從前處分自餘以外恐私駈役故獻入部五百二十四口屯倉一百八十一所日本書紀二十五

朴市田來津

來津天智時臣

諫都避城議

避城與敵所在之間一夜可行相近茲甚若有不虞其悔難及者矣夫飢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敵所以不妄來者州柔設置山險盡為防禦山峻高而谿溢守而攻難之故也若處卑地何以國居而不搖動及今日乎日本書紀二十七

廣相

廣相貞觀時日本人官少辨橘

神護寺鐘銘序

愛當之山神護之寺三寶既備六度無虧唯所有梵
鐘形小音窄故禪林寺少僧都真紹和尚始發弘願
有心改鑄鎔範未成衣祴早化檀越少納言從五位
上和氣朝臣彙範悼和尚之遺志尋先祖之舊蹤以
貞觀十七年八月廿三日雇冶工志我部海繼以銅
一千五百斤令鑄成焉恐年代久遠後人不知仍聊
記於鐘側

是善

是善貞觀時日本人官守管原朝臣

神護寺鐘銘

傳音在器證果惟因尔祖初業厥孫聿遵宿昔三尺
今日千斤體有寬窄功無舊新山聲萬歲谷響由旬
聞宜覺夢扣卽歸真慈周世界感及非人雕琢勝趣
蒙叟當仁

源順

源順字具濟日本村上天皇天厯中人大納言定曾
孫左馬允舉子能達和歌詩文

倭名類聚抄序

竊以延長第四公主柔德早樹淑姿如花吞湖陽於

胸陂籠山陰於氣岸年纔七歲初謁先帝先帝以其
姿貌言笑每事都雅特鍾愛焉即賜御府筆手教授
其譜公主天然聰高學不再問一二年間能究妙曲
十三絃上更奏新聲自醜翻山陵雲愁水咽永辭魏
闕之月不拂秦箏之塵時時慰幽閑者書畫之戲而
已於是因黠成蠅之妙殆上屏風以筆迴鸞之能亦
巧垂露漸辨八體之字豫訪萬物之名其教曰我聞
思拾芥者好探義實期折桂者競採文華至于和名
弃而不屑是故雖一百帙文館詞林三十卷白氏事
類而徒備風月之興難決世俗之疑適可決其疑者

辨色立成楊氏漢語抄太醫博士深根輔仁奉勅撰
集和名本草山州員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紀私記等
也然猶養老所傳楊說纔十部延喜所撰藥種只一
端田氏私記一部三卷古語多載和名希存辨色立
成十有八章與楊家說名異實同編錄之間頗有長
短其餘漢語抄不知何人撰世謂之甲書或呼爲業
書甲則開口哀揚之名業是服膺誦習之義俗說兩
端未詳其一矣又其所撰錄名河魚爲鱒祭樹爲榭
澡器爲椽等是也汝集彼數家之善說令我臨文無
所疑焉僕之先人幸忝公主之外戚故僕得見其草

隸之神妙僕之老母亦陪公主之下風故僕得蒙其松容之教命固辭不許遂用修撰或漢語抄之文或流俗人之說先舉本文正說各附出於其注若本文未詳則直舉辨色立成楊氏漢語抄日本紀私記或舉類聚國史萬葉集三代式等所用之假字水獸有葦鹿之名山鳥有稻負之號野草之中女郎花海苔之屬於期菜等是也至如於期菜者所謂六書法其五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乎內典梵語亦復如是非無所據故以取之或復有以其音用于俗者雖非和名既是要用石名之磁石礬石礬石香名之沉香

淺香法師具之香爐錫杖畫師具之燕脂胡粉等是也或復有俗人知其訛謬不能改易者鮭訛爲鮭楹讀如杉鍛治之音誤涉鍛治蝙蝠之名僞用蠟峽等是也若此之類注加今案聊明故老之說略述閭巷之談總而謂之欲近於俗便於事臨忽忘如指掌不欲異名別號義深旨廣有煩于披覽焉上舉天地中次人物下至草木勒成十卷卷中分部部中分門廿四部百廿八門名曰和名類聚抄古人有言街談巷說猶有可採僕雖誠淺學而所注緝皆出自前經舊史倭漢之書但刊謬補闕非才分所及內慙公主之

照覽外愧賢智之盧胡耳

倭名類聚抄

僧空海

空海亦稱遍照金剛延歷中入唐受書於韓方明彼國號宏法大師

七祖贊

沙門輸波迦羅四婆揭羅僧訶□子以我□之唐伽
 陀國王弟子金剛三藏□入道林神氣□着精□□
 教門一心遊入□□名□□□至□□境□□以□
 □□虛缺四字卷為十二於□□□沙門□□七卷□
 □婆呼□□三藏住□□恬神□開□獎勸初學慈

悲□誘無虧折人□□無滯弘仁十二

沙門一行張名遵國襄公孫僕太之也母隴李氏華
 容心性及之二□白光及生之後移在兒親□聰慧
 過人其父□神童舉之其母吾兆此兒必為國師忽
 妄舉之後必成立宗皇帝自親製碑銘並書石上禪
 師幼而希言言必有中長無暇日深道極陰陽之奧
 屬辭盡春秋之策甲科翻飛蹈依高嶽僧乾僧真纂
 律藏宿愛全幽之絜履禪師以聖道故開元之歷以
 朕敦述大衍又□陀羅前佛壇譯盧遮邨佛經開後
 佛國滿大茲本孰辨是而去矣善是孝中又有也道

外別有忠也嘗風咨度乘日遊淪典禮方期永喜孤
 善願一如□□意識明行所在新□身無□患□無
 一忽然瞻憚覺□有往生之意也乃□神罔極之人
 之原曰大禪師崇稱也三爪甲不長形經佛後禮迦
 開山□自天聰明授記波上人□□術窮天地精有
 化心發無上志□道稱一燈拔去三車我夢金人來
 鎮家集垣沙□住實相慧真宰□促促供心莫□□
 □□踞如舍利堅絕見生滅□□豈生滅中□古□
 見中銘□來□夫□來文揮缺四當於□若訥見者
 若愚□君□□以子每夜缺五藏名多勝行闕□無

□□□弘仁十二

法應人也藏之□師見三藏器稱歎不已之不異父
 母印受職□頂促□本金剛頂瑜伽冲和精神爽利
 詰孔□年□甫十五聞之追入□之和尙加持童子
 鈎□子皇帝□□帝皇歷數皇法力降天入瓶送□
 四事□給藏該通以下四首不錄

大和州益田池碑銘 并序

若夫咸星銀漢下灑之功深湖水天池上潤之德普
 故能巾緇之而長生至若八氣挫植五木陶冶北方
 之行獨居其最坎之為德遠矣哉皇矣哉粵有益田

池兩尊□□之洲八島初□之國地是漢□之舊宅
 號則村井之故名去弘仁十三年仲冬之月大和州
 監宛藤納言三□□當末□□冗陽之可支歎膏腴
 之未開占頭勝處奏請之綸詔□夜夏則令藤紀二
 公及國律師□勅功未幾皇帝遊駕汾襄藤公從之
缺約四字當二遷代前今上膺堯敦舜寶圖照玉燭平二
 儀撫□□於八島缺約三字樂道代檢國事並拔藤廣
 任刺史□公檢校池事於焉青鳥□塊數千缺約六字
 百計之夫夜氣既□車□轟轟□電礲礲□雷雩雩
 倏忽雲騰宛如靈神之挺埴還疑洪鑪之化塵成也

不日□也不年造之人也□之天也爾乃池□為狀
 也左龍寺右鳥陵大口□南聳畝□北峙來□精□
 鎮其□□荒壟□其坤十余大陵聯綿虎踞四面
 長阜邈迤龍臥雲蕩松巖之上水激□□之下春繡
 映池觀者忘歸秋錦開林遊人不倦鴛鴦鳧鴨戲水
 載歌玄鶴黃鸝遊汀多舞魚鼈延頸鮒鯉掉尾淵獺
 祭魚林鳥反哺泊如□水□天□山倒景深也以海
 廣也超淮咲□明之非儔晒□□之猶小虎嘯鼓濤
 則驚汰波漢龍吟決堤則穹天不□襄陵之罔象不
 得□其塘樵山之女魃不能涸其底六尋□□萬□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舞之蹈之□千□以擊腹
手之足之呼萬歲而忘力歎桑海之數變索銘詞乎
□□貧道不才當仁固辭不能□虛□□□乃為銘

日
希夷象帝上下未萌盤古不出國當無生元氣倏動

蒂牙□驚八風扇鼓五木縱橫其一日月運轉山河錯

峙千名森羅萬物□起藤膚无氣稷秋復始天池人

池灑霑功似其二前堯後禹應厚恒人□略廣運慈照

思仁機事不測成功若神潤物如雨樂人似春其三□

紉雷震有司□陽□藤蘿草果□□□伴於□計原

□在公良才奇術此則靡風其四復有一坎其名益田

掘之人力成也自天車馬霧聚女男雲連歸來似子

畢功不年其五汜而且廣鑿澈□□混濊渺瀰瞻望日

極百溪之宗萬派之成廷鳥涵泳虬龍斯□其六吠澮

汎溢畱畬牲植孳我藝穠藝穠我穡如坻如京足兵

足食井田我事堯帝何力其七

下野國日光山碑

橫嶺□嶽異人所都□水龍坎靈物斯在所以異人

□□所以靈物缺五清□□人天暗缺七則境溺心

逐境移境聞則心□心地□會通□玄□至如能寂

□居以利見妙祥鎮□以□□提山缺四字津梁□□
 靡不依仁山託智水臺□□磨□□□水者也有沙
 門勝道者□郢□□人也俗姓君田氏神□工□之
缺五字之齒桎枷四民之主事調□□□飢三□□業
 厭□□之轟轟仰林泉之皓然粵有同州補陀洛山
 □□□銀漢□峯衢□□□雷腹而鼉吼缺約十古
 未有□□者法師願義成而興歎仰□□以□□□
 以去神護景雲元年□月上旬□上雲深巖峻雲密
 雷過不能上也□住半腹三七□而却還又天□元
 年四月上旬更事舉涉亦上不得也二年三月中奉

為諸神祇寫經圖佛□□□足弃命殉道□負經像
 至于山麓□經禮佛一七日夜堅發願曰若使神明
 有知願□我□我寫經及像□□□山頂為□供養
 以□神威饒群生福仰願善神加威缺四字山魅前導
 助果我願我若不到山頂亦不到菩提如缺五白雲
 之□□舉珠葉之璀璨□脚□□身疲力竭憇息信
 宿□□淨几恍惚似夢似寤不因乘查忽入雲漢不
 □妙藥得見□□一喜一悲心魂難待山之為狀也
 東□龍臥□□□極南□虎踞□息有興指妙高以
 □位□輪□而□□笑衡岱之猶卑晒□□之又劣

日出先明月來晚入不假天缺四字里□□何處乘鵠
 白雲足下千般缺六字百種□□誰人陶冶北望則有
 湖約計一百頃東西狹南北長西顧亦有一小湖合
 有二十餘頃□坤□有一大湖幕計一千餘町東□
 □□不□南北長遠四面高岑倒影水四□□異□
 水石自在銀□□地金□□枝□鏡無私萬□詛逃
 山水相映乍□□腸□仵未飽周皇□人我□蝸□
 于其坤角住之禮懺勤經三七日□已□□願便歸
 故居當□□三年三月下旬更上□五缺四字南湖邊
 四月上旬造得一小船長二丈廣三尺即與二三子

□□游覽遍□四壁神□夥多東看西看汎濫自□
 日暮□餘缺四字南□其洲□去□三十丈餘方圓三
 十丈餘諸洲之中□□富□復更游西湖去東湖十
 五許里又覽北湖去南湖三十許里並□莫表□不
 如南二南湖則碧水澄鏡深不可測千年□□□水
 而□□蓋□□檜杉竦□而構□□五□之花一林
 而雜色六時之□同□而異□白鶴舞汀□龜戲水
 □□如玲上□玉響松風懸琴坻浪調鼓五音爭奏
 天韻八□澹澹自貯缺六字陀之□歷星燈□炬數數
 □□之□□見池中圓月知普賢之□□仰□裡惠

日覺迎智之□我□□勝地□建伽藍名曰神宮寺
 住此修道荏苒四紀廿年四月更移住缺八可愛□
 □之色□名□□丁香之具□□□意靈仙不知何
 去神人髣髴如存忿□精之無記昔王侯之不遊思
 餓虎而不遇訪子喬而適去觀華藏於心海念實相
 於□山□蘿缺約水樂在中乍乍出□外九臯
 聲易遠于天去延歷中拍原皇帝聞之便任上野國
 講師利他有時虛心逐物又建立華嚴精舍於都賀
 郡城山就此□彼利物弘道去大同□三□有□九
 川司令法師祈雨師則上補陀洛山祈禱應時甘雨

霧霈百穀豐登所有佛業不能縷說咨日車難駐人
 間易變從心忽至□蛇虛□提誘是務能事畢矣前
 下野伊博士公與缺五八□于時法師歎□□之無
 記要白文於余筆伊公與余故固辭不免果度非乃
 為銘曰

維黃裂地粹氣昇天詹烏運轉萬類駢闐山海口峙
 幽明殊阡俗波生滅真水道先一塵構嶽一滴深湖
 埃涓萎聚盡飭神都嶺穿不梯鸞鷲無圖首一皚皚雪
 嶺曷□誰□沙門勝道竹操松柯仰之正覺誦之達
 磨白衣觀音禮拜釋迦缺四直入嵯峨龍汎絕巘鳳

舉□□神明威護歷覽山河首二山也崢嶸水也泓澄
綺華灼灼異鳥嚶嚶地籟天籟如筑如箏異人乍俗
音樂時鳴一覽彌暇百煩自休人間莫比天上靈儔
孫興亦筆郭詞豈周咄哉同志何不優遊

弘仁之年敦牂之歲月次壯朔三十日之癸酉也人
之相知不必在對面久話意通則傾蓋之遇也余與
公生年不相見幸因伊博士公聞其情素之雅致兼
蒙請洛山之記余不才當仁不敢辭輟抽拙詞并書
絹素上詞翰俱弱深恐玄之猶白寄以瓦礫表其情
至百年之下莫忘相憶耳西岳沙門遍照金剛題

闕名

葛城爲封縣奏

葛城縣者元臣之本居也故因其縣爲姓名是以冀
之常得其縣以欲爲臣之封縣日本書紀

佛跡石臺刻字二首

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丘茲國中轉法輪□回
見跡得轉寫塔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黃書本實向
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塔是第二本日本在右京
四行坊禪陀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轉寫塔是第三
本從天平勝寶元年歲次己巳七月十五日至廿七

日并一十三箇日作口檀主從三位智奴王口天平
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十日改王寫成文室真人
智努畫師越田安方畫寫杉原甲以下漫滅

伏願為亡夫人從四位下茨田郡王法名良式敬寫
釋迦如來神跡伏願夫人之靈口高遊入无勝之妙
拜受口口之聖永脫有漏高證无為同霑三界共契
一真

上野國山名村碑

上野國羣馬郡下贊鄉高田里口口三家子孫為七
世父母現在父母口現在侍家刀自口君口口自人

兒口那刀自孫物部君子足次馱刀自次口刀自合
六口又知識所結人三家尾口次知萬呂釵口穢口
君牛麻呂合三口如是知識結而天地誓願仕奉口
口石文神龜三年丙寅二月廿九日

下野國那須郡湯津上村國造碑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飛鳥淨御原大宮那須國造追
大壹那須宣事提評督被賜歲次庚子年正月二壬
子曰辰節殄故意斯麻呂等立碑銘偈云尔仰惟殞
公廣氏尊崩國家棟梁一世之中重被貳照一命之
期連見再甦碎骨視隨豈報前恩是以曾子之家无

有嬌子仲尼之門无有罵者行孝之子不改其語銘
夏堯心澄神照乾六月童子意香助坤作徒之大合
言喻寄故无翼長飛无根更固

多賀城碑

此城神龜元年歲次甲子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從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朝臣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寶字六年歲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檣修造也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上野國多胡郡真井村碑

弁官符上野國片岡郡綠野郡甘良郡并三郡內三百戶郡成給羊成多胡郡和銅四年三月九日甲寅宣左中弁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口太政官二品穗積親王左大臣正二位石上尊右大臣正二位藤原尊

小納言正五位下威奈卿墓誌銘 并序

卿諱大村檜前五百野宮御宇天皇之四世後是木聖朝紫冠威奈鏡公之第三子也卿温良在性恭儉為懷簡而廉隅柔而成立後清原聖朝初授務廣肆藤原聖朝小納言闕於是高門貴胄各望備員天皇

特擢卿除小納言授勤廣肆居無幾進位直廣肆以大寶元年律令初定更授從五位下仍兼侍從卿對揚宸展參贊絲綸之密朝夕帷幄深陳獻替之規四年正月進爵從五位上慶雲二年命兼太政官左小辨越後北疆衝接蝦虜柔懷鎮撫允屬其人同歲十一月十六日命卿除越後城司四年二月進爵正五位下卿臨之以德澤扇之以仁風化洽刑清令行禁止所冀享茲景祐錫以長齡豈謂一朝遽成千古以慶雲四年歲在丁未四月廿四日寢疾終於越城時年卅六粵以其年冬十一月乙未朔廿一日乙卯歸

葬於大倭國葛木下郡山君里狛井山崗天潢疏派若木分枝標英啟哲載德形儀惟卿降誕餘慶在斯吐納參贊啟沃陳規位由道進榮以禮隨製錦蕃維令望攸屬鳴絃露冕安民靜俗憬服來蘇迳荒仙足輔仁無驗連城折玉空對泉門長悲風燭

南圓堂銅燈臺銘

并序

弘仁七載歲次景申伊豫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公等追遵先考之遺敬志造銅燈臺一所心不乖麗器期於撲慧景傳而不窮慈光燭而無外遣教經云燈有明明命也燈延命譬喻經云爲佛燃燈後世得

天眼不生冥處普廣經云燃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病
衆生蒙此光明緣此福德皆得休息然則上天下地
匪日不明向晦入冥匪火不照是故以斯功德奉翊
先靈七覺如遠一念孔邇庶幾有心有色並超於九
橫無小無大共蠲於八苦昔光明菩薩燃燈說呪善
樂如來供油上佛居今望古豈不美哉式標良因貽
厥來者云

大雄降化應物開神三乘分轍六度成津百非洗蕩
萬善惟新更昇忉利示以崇親其薰修福下缺

道澄寺鐘銘

道澄寺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行皇大
子傅藤原朝臣參議左大辯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
長官播磨權守橘朝臣爲報四恩濟六趣合誠勳力
所建立也堂宇比薨南北輪奐尊像接座前後跏趺
兩相公宿殖香火之緣生爲瓜葛之戚非唯現世結
契濶之情亦欲淨刹共安養之樂故各取其名首字
以爲此寺額題所以貽本緣於來代期同志於他生
也藤亞相爰命鳧匠乃鑄鴻鐘且將令長夜昏迷聞
妙聲而知曉苦海沉溺驚梵叫而通津延喜十七年
十一月三日銘之其詞云

